

煤炭史志简讯

2020 年第 10 期（总第 134 期）

煤炭工业文献委、史志委秘书处
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办公室

2020 年 10 月 30 日

目 录

▲ 标题新闻

- 《鹤壁煤矿志》《焦作煤矿志》即将终审

▲ 史志工作动态

- 《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》通过终审
- 《龙煤集团志》出版发行
- 《神火集团志》（1998-2018）通过终审
- 《永煤集团志》（1989-2019）通过终审

▲ 史志论坛

- 新发现一首江西煤炭诗（肖琳华）

邮箱: mtshizhi@163.com

煤炭史志网: mtshizhi.com



▲ 史志工作动态

《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》通过终审

2020年10月20日，《内蒙古煤炭工业志》编办与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办在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召开了《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》（送审稿）终审会。会议由《内蒙古煤炭工业志》编办主任王晓波主持。

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副主任、总纂吴晓煜，鄂尔多斯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田华，内蒙古煤炭工业协会主任隋景才，神东煤炭集团综合办副主任郭蕴雪，《伊泰集团志》总纂杨海军等评审组成员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办主任陈昌、副主任于海宏，《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副主任、市能源局副局长霍励平，以及各旗区能源局修志负责人等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。

评审组认为：《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》（送审稿）全面记述了1949—2018年鄂尔多斯煤炭工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。反映了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。志书观点正确，鄂尔多斯特色突出；体裁较为完备，篇目基本合理；资料比较丰富，记述较为全面；语言朴实，行文基本规范，符合志书编写要求。同意通过终审。

《龙煤集团志》出版发行

2020年“十·一”前夕，作为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企业志系列组成部分的《龙煤集团志》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按照全国煤炭工业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总体部署，集团公司自2017年11月开始启动《龙煤集团志》编纂工作。集团公司组建了编纂委员会，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，由市委常委、副总经理分管主抓，并设立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。在编纂过程中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委员会及编纂办公室、集团公司编纂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集团退休老领导、集团所属各公司与集团总部机关各部门，高度重视、全力支持编

纂工作。其间历经编写大纲、业务培训、撰写初稿、反复修改、初审二审各阶段，2019年6月通过了由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办组织的专家终审，遵照专家意见全面修改后于2019年9月送交煤炭工业出版社。

《龙煤集团志》全志90余万字，由卷前照、总序、序、凡例、概述、大事记、13篇专志、人物与荣誉、单位简介、附录和编纂始末等部分组成。全志记述了自2004年底集团成立至2016年12年间，在党和国家、省委省政府关怀下，在各方面支持下，企业克难奋进，努力实践改革改制，谋求安全发展、推动脱困发展的拼搏历程与各项工作的基本状况、主要工作成就及存在不足。

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孙成坤在序中指出：回眸龙煤这段不平凡的历程，我们需要悉心整理龙煤人用爱岗敬业、实干奉献谱写的创业篇章，更需要以史为鉴，传承企业精神，以滚石上山的毅力和决心，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，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新龙煤的步伐。

（特约通讯员 程言）

《神火集团志》（1998-2018）通过终审

2020年10月27日，《神火集团志》（1998-2018）终审会议在神火集团四楼会议室召开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副主任、总纂吴晓煜，《河南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主任陈党义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副总纂、编办主任陈昌，《河南煤炭工业志》执行总纂张利亚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办副主任于海宏参加了终审。神火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李炜及集团相关领导、部室负责人、《神火集团志》编办人员约30人参加会议。

会议由陈党义主持，李炜代表《神火集团志》编委会致辞，《神火集团志》编纂负责人戴洪校对志稿作了说明。与会专家分别对志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并一致同意《神火集团志》（1998-2018）通过终审。评审组认为：神火集团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和修志工作，

组织落实，精准推进，编纂人员认真负责，不辞辛苦，特别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克服困难，确保完成了送审稿的编纂任务；《神火集团志》全面记述了 1998-2018 年神火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现状，反映了神火集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。送审稿编纂观点正确，集团特色突出，体裁完备，篇目结构合理，资料丰富，记述脉络清晰，语言朴实，行文规范，符合志书要求。希望编纂人员在认真研究有关资料和评审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，举一反三，按照志书的编纂规范，对志稿进行认真修改和完善，出版一部高质量的《神火集团志》。（特约通讯员 戴洪校）

《永煤集团志》（1989-2019）通过终审

202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，《永煤集团志》（1989-2019）终审会在永煤集团机关二楼会议室举行。评审组由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副主任、总纂吴晓煜，《河南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主任陈党义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副总纂、编办主任陈昌，河南能源史志编委会副主任、工会常务副主席刘慧发，《河南煤炭工业志》执行总纂张利亚、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办副主任于海宏等组成，陈党义主持会议。

永煤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强岱民致辞。他首先对专家组的到来表示感谢，他指出，盛世修志，志载盛事。修志是永煤发展的大事，140 多万字的志稿体现了永煤 30 多年的拼搏和收获，具有“存史、资治、教化”的特殊功能，对传承和弘扬“敢于担当，勇于拼搏”的永煤精神将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，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困难形势下，也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员工汲取优良传统，增强文化自信，团结拼搏、提振干劲、担当作为、共克时艰，推动决改革脱困各项任务圆满完成，促进企业安全、高效的高质量发展。希望评审专家严格审查、精心指导，使志稿质量进一步提升。

《永煤集团志》总纂白景双对送审志稿作了简要说明。评审组专家对志稿给予充分肯定，对志书篇目设置、记述内容、资料整理和行

文规范等方面进行认真评审，对彩色插图、大事记、概述、人物荣誉等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。并对永煤集团编纂人员能够克服新冠疫情影响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140万字的志稿编纂给予高度评价。

评审组一致认为，《永煤集团志》全面记述了1989—2019年永煤集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，指导思想明确，观点正确；体裁完备，结构合理，特色突出；资料充实，记述清晰；语言朴实，行文规范，符合志书编写要求，并一致同意《永煤集团志》（送审稿）通过终审。

永煤集团纪委书记袁伟要求永煤集团各单位参编人员，认真研究评审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加紧完善、修改和提升，杜绝原则性错误，确保内容精准、客观，让《永煤集团志》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、无愧当代、有益后人的可鉴之志。（特约通讯员 孙宏伟）

▲ 史志论坛

新发现一首江西煤炭诗

《江西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办公室 肖琳华

2020年8月20日

新近，《中国煤炭志·江西卷》首修主编胡尘白先生给我发来一条微信，说是新见一首咏煤诗，首句为：“君不见庐陵周原上山兀”，并嘱我考证一下“庐陵周原”在现今的吉安何处，同时希望我抽空写一篇解读这首诗的文章。老先生还特地转发百度百科“石炭行”词条的链接，以便让我打开网页一睹为快。

这首题为《石炭行》的杂言诗为元末明初文学家江西泰和人刘崧（1321~1381）所著。一个家乡先贤的诗作，而且写的是家乡事、煤炭事，自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，一连默诵二三遍，虽有几个生僻字眼，但并不影响对其诗意的基本理解。诗人以其最擅长的白描手法，通过对挖煤人残酷现实的叙述，表达了对劳苦民众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。

初赏余兴未消，查找热情正高。只几天功夫，在中国国家数字图

书馆找到其收藏的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刻本《刘槎翁先生诗选》，所憾翻遍八卷而未见收录，而后在《四库全书》集部之《槎翁诗集》（八卷）卷四中找到了此诗。现抄录于下：

君不见庐陵周原上山兀，草木无根尽童突。
何年下掘得石炭，劫灰死凝黑龙骨。
十年兵兴铸鍊多，千包万秤严征科。
乡夫如鬼入地道，鞭血哭泪交滂沱。
斲深掘远不知返，土囊研空忽崩反。
十人同入几人归，接缦篝灯出牵挽。
舟输担负入公家，连屋委积如泥沙。
霞蒸风吼入炉鞴，但见刀戟锋铍烈燄闪闪飞银花。
我愿天公悯民苦，尽敕石煤化为土，随穴湮填永无取。
便令四海歌升平，烧山铸镞销甲兵，民绝横死无苛征。

诗中首句的“庐陵周原”四字，说的无疑是庐陵县（今吉安县）的一个地名，而且是一个能“掘得石炭”的地方。自古以来，吉安洛市煤田范围内禾水全流域（即今吉安、永新两县境内）产煤的地方有天河、安塘二处，而安塘煤炭发现较晚，因此，庐陵县的产煤地唯有天河一处，即在现今天河镇洲源村的山上。

洲源的煤炭开采历史较早。据高平、徐克勤编著的《江西西部地质志》记载：“天河烟煤，发见甚早，相传明代已有人开采，证诸各处老窿遗迹，似尚可靠。”1999年出版的《天河煤矿志》引用高徐所言并加上一句“迄今有300余年的开采历史”，以证天河烟煤开采历史的久远（现在看来，刘崧诗可证天河煤炭开采时间至少可提前300年至元末）。该志还记载：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有肖瑜等人在洲源黄茅山南坊坳、南坑盆形山、双山岔、双山牛角岔等地点开办的煤炭公司有好几家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

政府联合筹备创办的天河煤矿即建设在洲源村的地界之上。这一官方煤矿的创办为天河煤炭新法开采之滥觞。

至于现今吉安县的洲源与彼时刘崧所言的“庐陵周原”是否为同一地点，我找了半月也未发现有可靠的史料可证，在此不敢妄加断言。然而，我们与其过于纠缠“庐陵周原”究竟在何处的问题，不如去深入探究一下这首诗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来得更有意义。

刘崧的这首《石炭行》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以“石炭”为标题的第二首古体诗。北宋时期苏轼(1037~1101)知徐州时为化解燃料危机而遣人四处寻找替代能源并于元丰元年(1078)十二月在彭城(今徐州)西南白土镇发现了“石炭”并推广应用于冶铁与制造兵器等方面。民众为此欢欣鼓舞，苏轼更加兴奋不已，因此以《石炭》为题写诗一首，并于诗前赋一小引。它不仅是一篇优美的诗作，更是一份珍贵的煤炭开发的历史文献，故而成为千古奇绝的一首咏煤歌。刘崧的这首《石炭行》虽然不是专对煤炭的礼赞，也没有苏诗的豪迈气象，但是它反映了元末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的现实，也体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其文学价值自不待说，仅从煤炭史学角度上讲，它为世人再现了一幅“庐陵周原”挖煤图，为中国煤炭开采史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珍贵的书证。

自南宋末年至明朝末年，大约有三四百年光景，难见诗咏书载江西煤炭诸事的书证。而今胡老发现的刘崧这首《石炭行》正好填补了这一档空白。元朝历 98 年为少数民族统治时期，汉族文人万马齐喑。刘崧在世 61 年，其中在元 48 年未出仕，在明 13 年为官 10 年。洪武三年(1370)远离家乡入仕明朝，改名为崧。这首《石炭行》究竟作于何时，一时难以考证，或可推算在元末，恐无很大出入。其时江西战乱频仍，刘崧携家避祸山林，隐居多年，其中在禾水边的庐陵流江寓居三年，其间溯洄而上，至永新夏阳访汤子敬，并同游梅田洞。刘

崧（时称刘楚）于戊申年（1368）九月六日写下《游梅田洞记》追记斯游。刘崧此行必经天河，一路见闻，写下此诗应是合乎情理的。

在刘崧这诗之前，不管是志书记煤，还是诗词咏煤，大多数是片言只语，有的甚至只是提及了煤炭而已，像刘崧这样以“石炭”为题、通篇写“掘炭”、满纸悯“乡夫”、有叙又有议的一首歌行，除东坡之外，无出其右者。单从煤炭开采的角度而言，这首《石炭行》在煤炭开采技术方面较之东坡《石炭》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量的确更多。首句是说“庐陵周原”山貌突兀，草木不生，暗指其下含煤层。“何年下掘得石炭，劫灰死凝黑龙骨”，是写在此处开采煤炭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。“十年兵兴铸鍊多”一句，不仅交待了元末江西战乱频仍、历时十年的时代背景，而且还写到煤炭的主要用途是冶铁、“铸鍊”（制造兵器）。“斲深掘远不知返，土囊研空忽崩反”，则更形象地写到煤窑的开凿方式是往深处挖、向远处掘，乡夫需入地道才能挖着煤炭，而且在“深挖远掘”过程中时有冒顶事故发生，从而发出“十人同入几人归”的感叹。这种在此之前的煤炭诗文中恐怕鲜有人提及的、会断送性命的井下事故，比起“乡夫如鬼入地道，鞭血哭泪交滂沱”所描绘的无比艰辛和备受欺凌更加可怕。“接纆篝灯出牵挽”一句，是写井下照明靠的是“篝灯”，往返出入“地道”靠的是用“接纆”引路或助力。从刘崧笔下所描绘的这幅“庐陵周原”挖煤图看得出所用的是土法开采，字里行间透露出乡夫“掘炭”的艰难，甚至危险，并受尽层层盘剥，即如“千包万秤严征科”所言也。

刘崧这首《石炭行》在历史长河中竟然沉寂了600余年，但这次被新发现出来，理应重新评价其在江西乃至中国煤炭开发和利用史上应有的地位。

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